



明文海卷四十五

餘姚黃宗羲編輯

賦四十五

花木

落花賦

武林張次公舊有落花賦膾炙人口余未之見也

丑秋日晤次公于都門始得快讀才艷鮮穠情寄悽

惻已極詞人之致第賦與興比不同始末詮叙各有

厥體茲賦縱橫言之若以之入歌行可與盧駱同風

余不揣蕪陋效顰一篇深愧拘于所聞聊博知己之
覽笑云爾

原夫芳藂茂苑綺合上林條風布暖淑氣垂陰吐鮮華
于雜樹紛麗色之交森臨軒之鼓堪催連夜之符待發
河陽之仙令爭看鄴下之清歌未歇恣王孫之晏賞兮
盼駐景于朝霞重騷人之題諷兮欲留春于碧月夫何
容華盡兮憔悴風雨妒兮飄搖含姿別榦抱馥辭條點
蒼苔而尚媚瞥秀目兮空撩惜繁英之易墜恨好物之
匪牢繫惟綴庾嶺之瓊璫發羅浮之清夢顧瘦影兮雲

橫挹幽芬兮月送冷蕊驚飛閔山一弄迺若影碎百株
之錦春迎十里之紅指前村兮沽酒探御宴兮登龍殘
粧款褪麗彩俱空粵若紅饒一檢攔開百寶姚黃魏紫
傾富貴之家國色天香極形容之巧會歡賞之無多亦
摧殘之恨早亦有西府之產特異垂絲之種還妍迎多兮
若纖腰之怯舞著雨兮宜冶態之增憨覓佳人于空谷
竟形影之難探若夫玄都之樹新栽紫陌之塵自滿憶避
秦兮何年嗟乞漿兮期短亂紅雨兮其如擲春風兮不
管復有西湖十里玉井一枝六郎之面姣好妖妃之步

明文海 卷四十五 二
逶迤勸紅衣之款却忽凌亂于漣漪爰及招搖之種呂
覽攸稱賁禹之樹禹經所嘗托幽叢于小山蕩天香于
雲外惟金粟之繽紛亦秋風之無賴于是花云異狀落
亦殊顏墜梨花之紛兮白晳灑杜鵑之血兮紅殷荳蔻
之相思散漫醅醪之倚駕闌珊木蘭飄雪薔薇隕露榴
照眼兮輸丹柳飛綿兮失素或繞砌以依欄或沾泥而
撲路其乍零也翩弱態于迴風其既落也付香魂于流
水蝶就舞于低枝燕歸于舊壘伊造物之多情似裴裊
而未已若夫身墜玉樓容慘壽陽咏寂寞則阿嬌之長

長門乍掩悲棄置則班姬之織扇初藏退故枝而不得
徒垂涕于空房嗟夫物疇榮而不萎世靡盛而不衰信
芳菲之易謝宜為歡之及時濡毫兮太息落花兮凝思

狀元紅賦 蔣德璟

若夫金樓粟玉髓卯龍牙麝囊柳鍾黑葉綠紗蚶殼朱
柿星毬鷄肝霞嫩松蕾金線冰團牛心鵲卵爭瓶蜜丸
夫固亞僕乎瀘粵然猶閩圃之下丹也往者忠憲之書
遺于方氏橋二百而為識竟淪掩于鐸里維鐸及奕誕
降嘉誕延壽是孳祥井是沈移紫度緋瀝藍心恥流觀

夫伏燔煠回百荔垂瀝黛葆扈雲彤寔射暹夜星晝燭
圓蓋方陣譬火烽其木不燼又若琅玕萬斛鳳九雛雛
芸風氣聞千步又若維媛含辭未吐寒泉三尺滌浴
天芳又若合德初出蘭湯廣上圓下皓肪中沒又若且
主柔溫無骨霧綃牛劈醴津斯醴龍漿斯落又若吉雲
露珠一勺袒膜醲英又若水晶樵核焦封又若丁香應
啜灰滅又若甜雪留芬射越弛服墜裾又若茵墀流汁
入渠故其冬青春榮之性絳襦玉膚之狀駁學辨艷之
粧蠲渴補髓之渾亮群族之所伏嗟難得而覩况是以

釵頭盛髻雙髻奉褐王娘鄣袂將軍攤獨服其寔者搥
膏漱瓢為荔羨倕昔扶荔之宮積草之池金明搖風十
不一易若乃維陽置于嶺南長安賣于巴蜀灑部初哇
明駝暗翻撫酸色而虛憐悵珠靨之已禿悝嬌環之解
笑固以瑛功為結琛忠惠之書攬二產沃閔江之陂鵠
未若苻種幕歷乎三十二之外重曰震氣五游狎獵的
纒生代巧弓答選蚌胎誰其冠者繫延壽弓元鼎風埃
宣和航瓦珍非質弓皇罕連賓願登上林比禹橘弓

素馨賦 黎遂球

登羊城以西望見綠草之田。匪織雨而含珠。乃浮香以如煙。吊美人于黃土。照明鏡于青天。惟斯花之可認。感今昔而相憐。爾乃向午如粟。薄暮放蕊。望通衢之凝雲。列七門而成市。得人氣而轉馥。在晚粧之初。洗圍寶髻之盤。貫玉屑而齒。果並擲于車前。香可分于袖底。雜寒具而芬郁。齎琉璃之露水。則有青樓姊妹。烏衣兒郎。綴流蕪如夫。纈掛斗帳之四方。鈎珊瑚之橫枝。枕琥珀而低昂。如香楮之飼鸚鵡。等竹寔之供鳳凰。羨同心之可結。羞解珮而垂璫。于是重五之晝。雙七之宵。或

或張翠幄于龍舫。或方蘭舟為鵲橋。晝則艾虎。纍纍朱符。飄飄飛入漿。如比翼馳千舸。若睽鑣踏歌。珠寺讌客。西壕買花齊喚。餘錢亂拋。量三斛之蒼幾。疑乍泣于老鮫。與歌敲弓同貫。侵酒氣兮如綃。宵則芳蕤作幄。新月如鈎。海上載求仙之童女。水際排乞巧之高樓。燦明燈于重簷。儼列冕之垂旒。何瓊瓏之雕玉。覆火齊而作舟。總貫蕊之所為。若鏤冰而籠箐。布經緯以如意象。禽魚之優游。恒有香以辟暑。縱無散而知秋。復有三五之夕。月出朦朧。玉壇禮斗。神絃舞鳳。白麟雪獅。翠鳳玉龍。覆

宮街以列帳時重臺而軍櫳咸當門以結綵聯比戶于
幘幪被華鬢與纓絡現瓊島之銀宮齊觀燈而連袂或
駕橋而成虹譬遊蜂之出房若舞蝶之攢叢聆梵吹于
香國見閭巷皆花封乃若博雅高士道古名家知為那
悉之茗用代陽羨之茶或云當與榜嚴同至或傳載自
博望之槎比石榴而有馨較善提而善花又烏能起艷
質而問之夫是以賦芳草于天涯

荔枝賦 黎遂球

粵客居吳食其楊梅趣裝度嶺不忘荔枝吳儂請留荔脯

當貽客謂吳儂譬如蛻尸顏色既變滋味亦非于時設酒
銅坑喧相接客為言其故送子得發客曰吾家海上蓼
水板橋為園數畝鑿池通潮上植嘉樹外被良苗晴氣
如薰宿雨既朝荔子垂仁自圍樹腰于是紅染鸞頸大
倍龍目重五小至烝然盡熟外若火珠內足香玉核不
煩鑽魚骨皆肉當吾睡起曳屐旋仁手摘目選坐樹似
眠幼弟就告似此必甜持以奉母自試果然飽能辟穀
既復垂涎晶丸彈脫霞袋蟬連困占朱紱解以形塩却
老還童顏芳色妍相如已渴留侯得仙飼為皆肥如花特

鮮則有為圃之叟種樹之子異種新得乞憐掠美提筐
出袖遍翠圓紫好云更繼急或就采佳必待期異不入
市名類匪一有因而起而吾園之所植其名黑葉低枝
濃暗土膏屯結寔不裹刺色若血珀瓊液內凝絳衣歎
裂樽肩壺腹龍鱗龜坼剝而吞之融冰沃雪爾乃吾夢
還家北堂之南新得一姬其名玉環體若荔膚紅裁荔
衫息氣荔香嚙唇荔甘又善選擇手持荔籃長歌娛母
祝荔宜男則有麻姑仙女臨渡海水投吾古方榮花不
死象卉可收獨難荔蕊蝶翅如飴蜂釀將醴繞樹護持

設錫祭醴如妾待年他花則妓又有羅浮仙伯愛吾詩
脾來惠丹粒和水噴泚遂令吾樹四時皆宜雪瓣紛郁
朱寔參差曰予之歸行不虞遲客語未竟吳儂爭言願
贈子夢隨歸子園珊瑚小舌寄頰應存四座聞之涎湧
泉源亟賣楊梅贐客以錢

擯榔賦有序 黎遂球

擯榔生于海外予粵人喜雜葦葉塊仄嚼之婚姻之
約以表結言客粵者每不諳食且資嘲笑然改食擯
榔不惟予粵人也晉劉牧之微時嘗造妻家已食畢

求擯柳妻兄弟曰君常苦飢何用此物及任丹陽尹
召妻兄弟以金盤貯擯柳一斛贈之然則徃古吳俗
所貴何以云然予讀書之暇作賦爭之

美嘉寔之貞烈含文采于南方幹亭之而直上枝扶舉
而踈張涉南海以流覽見團蓋之彷彿摘鮫人之明珠
猶什襲而綿裝牽異卉而荐葉明翡翠于越裳隼削爪
以成辦或如錢而擲筐疑懶髓與玉屑並滋嚼而得漿
擬漱石而礪齒勝含脂以為容叶于是集良偶邀上賓
進鯉尾獻猩唇調甘選脆嘉澹雪醇龍華代燭鷄人遲

更觴羽倦而既醉德味飽乎大烹却易牙而不顧視杜
康以逡巡並帝車與捧袂見微誠于華巾結方勝以象
物翅則蜨而首螭香儼含乎鷄舌液半飲而霞蒸酌腑
臟之損益導元氣而降升是以靡俗不珍無時不宜托
吉士以為友比白茅而包之指標梅以興感佇斯為之
相遺陳瓜果以穿針懸艾虎而續絲匪一端以調笑即
懷袖以寄怡在凝寒而擁背或立月而露游忽温藹而
如醺惟丹丸之馥頤彼啣唇與啞舌樂並枕于低帷暢
同心之蘭言相吞吐而氣佳笑貞士之苦節采松寔而

緣阿分藜藿之我安適晚食而宴娑詠素餐以不悒歌
無酒而可酌從樂飢于衡門亦回味以旨多况鼎養之
羅列侑退食而委蛇

懷芳草賦 徐世溥

芳草之稱標自楚辭本草有名者五十六種其他蓋
有不可悉者矣吳徐無減賦是詩以為一物也余粵
友黎美周欲為賦以辯之余意微名寂寞自匪妙才
必累文心因作懷芳草賦以待美周稱懷者不敢專芳
草也新涼多感聊志恐遲暮之思云

於時秋也殘暑平退輕風捲衣人氣初飲浮雲未歸遙
空淡洗四野低垂望難明而匪暮色可辨而偏微白兮
漠上碧兮萋上有客吟秋橫笛登樓玉顏倚曲相憐復愁
露下香濕烟交翠柔歲隄兮向薌澤于襟袖徘徊兮遇
故物于汀洲似曾相識不忍經行鳥脚不盡馬踏還生
君如不採芳心未明若夫鄭女兮藥楚客江離倚蘭當
珮揭車可畦麋蕪山上白芷川湄零陵綠薦荳蔻紅柶
鬢素馨兮宜頰鬢帶杜蘅兮在腰圍彼采蕭兮一日三
秋况樹蕙兮百晦千頭種當歸兮欄畔拾留夷于道周

莫不氣縈粧閣艷統花羈紛迷蝶夢逞誘蜂畋雲烘菊
勃日映竿眠凭來損檻望去穿簾釀資膏沐潤養緜絃
歲書却蠹籠葉無烟爾乃雨餘風外酒半梳成燭銷月
暗藝迴枕清帆投青岸鞭裊紅亭黏天同色匝地殊名
于斯時也氣感心柔目搖魂蕩遊子悔其不返孤臣悲
其屢放或聞一嘆于牕前或步微陰于堤上雖復同心
携手流波相媚亦惆悵以如忘乃娉婷兮更倍怨。氣
氲之掩人嗟菲。其難沐于是占曰藉用白茅灌以鬱
管伊藉茅兮見生梯于枯楊勿飲飽兮念鬱金之可堂

有翩襍而拊歌者邈逾瑤璿五木香迷迭艾納及都梁
本自折贈出遐方心有所懷路未央天涯何處無芳草
三春何人不斷腸又况乎木葉凋。蕙葭蒼。臨霜露
之極浦樹寒翠而憶煖香者能不悽迷以恍惚躑躅而
徬徨乎

盆草賦 傅占衡

夫生於下澤之阿兮承閒娛而歷茲獲免中庭之歌烈
兮拂座右之清颺余剪其萎黃之敗族兮爰盆舟而濯
之當秋陰而媚賞兮忽挺翠以自持延白雲於旭檻兮

明文海 卷四十五
隱明鐙于夕帳織青心其脩立兮宛平楚之在望時憩
目而留睇靜疲民而不蕩苟徑寸之孤芳亦何羨夫尋
犬及秋蘭之未佩懷山桂而方選引王孫以綴席挾中
丞以為寮咏西澗之微吟想離心之下苗雖暫觀于盆
石亦傷別乎遠條譬飲啄之樊雉徒神王而未驕曾不
得返於雨露之上兮吾將灌以墨池之水飲固潔而不
貪兮色謝盈而不殿遠脂藥於閨人兮托馨香於君子物有
處賤而必登兮奚為乎玉階之視乃為歌曰草短短
兮來他山異衆華兮松顏或下簾兮閑閑彼幽人兮可

與之言

吊落梅賦

譚宗

歷長安道幾徧其為土無幾何皆惡也日亭午猶平分
之加晡則七之即晨起幾于無土矣乃者忽見片梅
于道殊不知其所自驚眎即步愴焉感懷為落梅賦
以吊之夫梅又曷嘗不以落終然昧于時非其壑予
亦何為而不吊邪既而慰之明情以理申不敢漫為
不平徒相與以無益也其詞曰

越歲淵猷兮寔維京師歟月臘蜡兮躅躅塗泥爰有梅

花兮零落道旁旋步却顧兮不知所從
鵲譚彼梅兮生有定處匪山及泉兮
必亭與野胡卉不辰兮遭選多故
不榮而枝兮迺戕於路播彼林薄兮
偏此溝瀆刺其馨澤兮入于臭惡
竟與烟露相失兮淒矣為親烏兔
違惑兮犬豕蹂躪存莫驩鳴兮止
誰哀些戴天徒高兮履地安大覆
品藻于學士兮孰庸仁之論破槍
粧靚于閻世兮空美人之思慕縱
軒騎之迨還兮疇復下而問之感
匹士之拓落兮獨為文而唁之詞
曰哀哉世事之不可馮兮唯遭逢
之為政也抗則雲而抑則淵兮蓋
物固有

其命也胡璉登於廟堂之上兮右太羹而左玄酒及其
醜棄瓦礫兮牧豎攫之以啜行潦故夫神龍天矯於田
間兮狂童不敢指而為言假而受困于蚍蜉兮雖仁人
未必見之或憐奄淒仁其獸却於條枚兮寔尔蒂之不
固尔既漂墮不得集于鈿頸乎亦所際之不遇尔麒麟
繫象于罷牛之後兮即安所缺望尔寔乃華萼之聖詰
母為凡木而失足而恨仁雖身周於糞兮不過皮髮之
滓澀苟比心之潤玉兮夫誰不奉之以芳潔

[Faded vertical text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明文海卷四十五

賦四十六

器物

奉制譔蟠桃核賦

宗漁

洪武乙卯夏五月丁丑上御端門召翰林詞臣出示

臣桃牛核蓋元庫內所藏物也其長五寸廣四寸九

分前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塗以金中

繪龜鶴雲氣之象後鐫庚子年甲申月丁酉日記其

字如前之數亦以金飾之所謂糜子寔宣和二年字頗疑祐陵所書既奉旨撰賦亟誠方來臣濂謹按王母獻桃事詳見張華博物志第八卷史補類華言桃七枚大如彈丸遺帝五自食其二以今核觀之且十倍于彈丸則其寔之如斗可知矣豈華出于傳聞而想像載之歟抑其言足信而後之好事者假托傳會之歟不然漢武內傳所謂桃如皂卵形圓而色青者又果何如歟復按蔡京所記尚方有王母蟠桃核頗鉅京嘗相祐陵其見與今相相符事當可徵然則傳

志所載誠有不可信者歟臣敢忘其因陋謾賦一篇俯伏丹陛以獻初則極其形容終則一歸于正其詞曰炎漢六葉寔惟武皇闡坤符握乾綱祀汾陰建行宮仁獸在郊赤芝荐房西海獻續絃之膠弱水來燕卵之香慶諸福之畢集思騎龍于帝鄉幸靈桃之入口傳仙種于下方想其瑤階露寒彤庭秋迥銀燭未掩畫屏斜映肇承華之祝殿盼瑤池而神騁忽王母兮遙臨托青鳥以傳命爵佳氣之葱籠覲芳姿之妍靚于是玳席初延霞觴屢傳蘭辭吐舌襲人縹袂舉弓高騫紫雲之輜輶

暫駐九微之燈火，恍然乃啟錦幃。乃濯翠箋，乃出桃寔。
 獻于帝前，味甘醇而如醴。色含腴以不乾，鵝刀割蜜神。
 液流泉上，游華池身。輕欲仙，將杯核而種之。劇上林之
 寒烟，王母微笑塵境。易遷儻，花寔之並見。歲屢閱于三
 千，惟紫府之列真視滄海。于桑田，彼窺鳥牖之小兒。尚
 奚測夫函玄斯核也。匪鑄而成，匪陶而凝。籍五行之亭
 毒，資六氣以流形。鄙瓠犀之脆薄，並玉質之堅貞。爪之
 不入，叩則有聲。之何年之中，析存半壁之晶。茨俯貼金
 盤，巢蓮之龜。仲承玉露常滿之栝，銳首聳兮。夫岑豐下

楮兮

楮挾長也

陸壘象皺，感背文之籀。一窪暈面色之頽，荷

盤欵展蚌甲，未扁藏仁之跡。犹在含肌之罅，如生函肉
 好之隱約，圍合線之交層。龜鶴軒翥兮，顯象寶章。絢爛
 兮，金明鳳旨。鵝桑同藏真于天府，星形月魄。挾瀨氣于
 蓬瀛，嗟夫自昔仙靈。惚恍難憑，出無入有。變幻莫停，橘
 類盎兮。巴園枣如瓜兮，漢庭恣燕齊之方士。騁詭辨之
 弄騰，瞻雲路之咫尺。恨九骨之難登，以雄才之蓋世。甘
 昏溺而不醒，至若建章月淡，甘泉風冷。銅莖中峙，仙掌
 高擎。望颺輪兮，不來徒馳情于窈冥。苦白日之易短兮，

竟莫制于頽齡核雖存而人則逝兮悲秋風于茂陵矧
宣和之繼軌兮慕鼎湖之龍升托青華之帝子設神霄
之玄祿何殷鑒之不遠踵覆轍其相仍天啟皇明真人
龍興順堪輿之大化調陰陽之至精道德行兮即龍虎之
丹頭忠信昭兮勝鉛汞之功弘以九州為仁壽之域躋
兆民于喬松之朋神机流浹太和薰蒸指佞人兮草
生屈軼齊氣胡兮偕秀堯莫視區仁之遺族初何係乎
重輕此所以革違古之荒唐法唐虞以作程也諱曰批
有核兮大逾掌歷千齡兮多惚恍慨靈仙兮芳夢思誰

見昆丘兮紫芝長真人出兮海寓寧禮樂為冠兮仁義
作纓簫韶九成兮鳳凰鳴青鳥不敢來兮幻說清千秋
萬歲永長生

椰子酒瓢賦 宗訥

為知滑縣事諸君仲仁作君前雷州遂溪縣丞
祝融之荒朱崖之疆有木維椰花寔同芳葉瑤瑤乎鳳
尾樹彷彿乎瓊榔融瘴雨之游養受海風之吹揚凝鯨
波之潤澤孕蜃氣之光芒竹長節兮下生雀五色兮上
翔採一殼之貞姿破半瓠之異常不潔而玄不老而蒼

訝琢疑雕雝圓遜方謂為瓢耶而非濟水之具謂為螺也而無掩甲之銳制作合自然之度規模豈杞柳之戕薄凌池之荷杯輕隨波之羽觴尊藤癭兮土苴卮竹根兮糝糠憎一杯之鸚鵡妬雙盞之鴛鴦斟酌乎真一之醞輸焉乎波若之揚納翹生之風味友陸醕之壺觴齊列並陳雖翠勺銀罌之屬無忝先後爭操競執雖稽康阮籍之徒亦效奔茫注春色于蒼顏添風韻于紅粧疎水部之醒何親酒泉之渴羌素過乎陶甌之質貴饒于金玉之相箕山之許由未棄陋巷之顏子不將若夫公

子高樓豪客畫堂銀屏前列綉幙後張荐瓊蘓之炙鵝封杏酪之蒸羊綠醅漲竹葉之釀紫霞溢葡萄之漿夜月秦若蘭春風杜韋娘或妙舞兮垂手或清歌兮遶梁巧笑仙容轉宮腰之倚儺懷春翠袖露玉笋之纖長澆彼磊塊之胸傾此歛灑之香銀鑿落兮在側金巨羅兮在傍瓢于斯時孰低孰昂負清標與雅致任酣顛而醉狂又若函人草亭高士山房詩禮之庭翰墨之場逍遙兮蘭佩葛中優雅兮野服雲裝杜甕牛開香釀釀乎蟻綠耶筒初斷色淺泛乎鶯黃縷銀絲之鱸膾研金膏之

蟬匡新洞庭之綠橘嘉柴丘之紫薑冠者教人童子兩
行再獻不假于歌喉一傾直潤乎詩腸滴殘瀝于布袍
散餘馨于銀鐺瓢于斯時價比琳瑯視金壘而不恥顧
瓦盆而有光有美一人邦家俊良典六藝于文教肅三
語于憲綱蔚贊畫之才華近池上之鳳凰出貳遂溪來
宰靈昌昔訪茲瓢得于雷陽封以溪藤之紙韜以蜀錦
之囊逮琴堂之公暇時會友以徜徉精翹藥以作醴潔
甘旨而起嘗味過杜康客邀宋庠幕賓之丰儀俊逸廣
文之環珮鏗鏘掛一幅之墨梅設四位之胡床燕水沉

兮霏微燒燭兮熒煌乃命愛子鑰啟筠箱出清賞于勝
集樂良夜之未央蔬如瓊芝果剝栗穰肴佳山雉味
美河魴一酬一酢和敬交彰一奠一舉賓主相忘延席
上之歡伯拓樽前之醉鄉引青州之從事啖湯餅于何
郎宜賢侯之特達重此器如圭璋嗚呼海中之洲瓊山
效祥寔產椰子大小莫量懿為瓢而為榼亦風土之木
強來中華兮萬里幾山海兮梯航物遠見珍愛之悲傷
木靈如毒驗之允藏香窮取之地理恨考索之未詳吾
將假之過黃公之壚持之喚西家之墻曠席地而幕天

脫身鎖而名羶厲一瓢于海神追秘怪于渺茫酌一瓢于坡仙予謫居之閒望盡南海于一吸嗽嶺島之風霜倒着白接籬翻污雲錦裳揖群彦兮歸來拂醉袖于縑緗承主人之索賦聊染翰以成章願常加乎洗滌示清白以保藏

風箏賦 凌翰

梁苑王孫身閒情逸悅目怡神假是長物伐竹淇園構胎產骨或方或圓六出八出鏤花剪綵錦文素質宮姬刺綉絢以五色白黑丹青紅紫綠碧炫燿輝煌文成黼

黻曳以修尾流蘇累百長徽竟天數千萬尺手不能舉輓轡收縞于是乎乘其高墉假以人力馮虛御風插生羽翼始扶搖而直上旋夷猶而反側爰飄搖于九霄乃周游于八極快萬里之鵬翮奮千仞之鳳翼扶白雲以斜飛與紅日而翱翔既前軒而後輕復左低而右昂自已至申而倦_不歷東轉北而靡常日云是矣迺照生光素帶流金翮其煌_七美麗當空蔚乎文章景星卿雲天孫錦裳亦有鳴散鼓出于囊六鷁退飛言駕彼蒼二三其偶盤舞頡頏爾其卷舒進退悠乎洋_七瞰視下界民

物阜康士女盈叶諦視仰瞻叶側見曾拍手欄街似狂
上盼乎九重之巔下臨乎百里之外大塊假之以噫氣
雲連動之以天籟隱而不見沒于靈壑顯而于飛垂翼
翩叶橫出蔽天有豐其旂日入而息一卷以退系歌曰
世路坎坷兮城守堅飛樓高舉兮臨塵闌虛寔洞見兮
惟紙鳶肉骨委地兮摧肺肝太平無事兮飽饗飡錦衣
綉裳兮金玉冠挾苾飛舞兮薄青天遨行盱豫兮聊自
歡焉得風塵永叶不動兮天下安如山

摺扇賦 揚循吉

當溽暑之蒸鬱咸浹背而汗流雖四海之遍尔在江南
而為尤况城郭之逼側復塵土之飛浮思清風以如渴
畏重絺而若仇于斯時也吾無廣堂大厦高亭曲榭披
襟向阻散髮未暇興維水鏡之懸心繫冰壺之掛荷陰
點叶而遥隔重湖竹影蕭叶而遠違僧舍使吾局束乎
放逸之懷偃蹇乎盆濁之狀恨入溟而猶隘嗟六合其
非曠于時則有祛炎雅製却暑芳姿昔日之班姬所詠
往年之逸少曾持歛之不盈于把圓也有中平規出袂
而輕颺自動拂膺而凉颼允宜觀其皓蕩裁容素藤張

面灑金星以作飾削牙釘而為鍵紫檀檝而板肋魚
痕玄珠團而蒂垂如旋爾乃寒韻來摧熾威止酷偏
宜掌握之携豈用童奴之撲兼鄰座而颺及旁賓而
斂快然何爽甚矣其樂然而先生方且拊髀三嘆仰屋
長吁吾適于此有熱者乎蓋三邊多重鎧之甲士而四
野足赤背之農夫也

竹夫人賦 徐肇意

歲是戊戌六月既望徐子燃香鼓琴啜茗摘調據胡床
以清嘯陟雲麓而棲遲于時新篁解籜薰風襲衣午睡

未振頽然枕書恍兮惚兮乃夢一姬不事靚粧有綽其
儀邂逅覲我遂締交頤素心虛朗談笑寡施余顧而駭
曰噫嘻天女仙娟雲容月姿胡為乎來茲哉詢其所自
迺歛衽而對曰妾在湘江之陽黃岡之陂英皇之遺裔
也武昌之譜可考而知周轍既東鳳鳥絕棲吾族斯落
一至于斯降自五季風會益趨七賢長逝六逸謝歸雖
衛武公之宴賞樂天氏之品題蕪長公之結契清虛子
之徘徊而時事已日非矣于是溪悲岩淚本撥支離姊
妹妯娌莫知東西飄泊天涯烟雨寒淒獲見君子妾之

幸與既而又訴曰妾非巫山之媛亦非洛浦之妃自我祖以來秉持高節歲寒不渝家襲清修淇園卜居慵事鉛華羞競妍強故將托身于賞音也君其憐之余曰噫嘻靜矣一矣不可狎矣枕席之娛得無褻歟于時翠蓋停口蓮姨笑迎迺執齊紈乃遺冰音迺新姬于合盃奏鳳管于良辰須臾清風入帷明月當庭涼飈荐爽桂魄流馨逸而非肆樂而非淫余戲之曰子誠德輝之良儔也蓋贈以微物姬笑對曰幼字青娥長呼湘雲時移物換潛踪晦名君其謂何余曰子有婦德內助孔殷秦虢

之號可以褒尊于時侍女繽紛皆稱夫人稽首欽承莫敢僭陵姬曰妾聞寵渥者疾甚深恩者妬生祇恐白頭吟作團扇歌興秋風寂寞寒月淒清當斯時也君尚念此否乎余曰嘗聞貞女矢操義士秉心與子偕老千秋百齡汝用猜也于是相與歡娛于竟夕而不覺東方之白已生寤而視之四顧無人惟有竹在伴流鶯數聲噫嘻異哉乃一夢耶

鐵硯賦 王文祿

後周桑維翰屢試不第人嫌姓請改翰不答櫻日出

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鉄硯以自誓志壯哉予嘗撰日
升滄海賦擬之戊辰試春宮南還有感翰志復撰斯
賦云

萃五金之精質兮特鑄石之凌汞鉛招歐冶鼓橐鑪兮
肅壇宇而古錫非乾坤之鑪鼎兮秉洪鈞惟太玄文武
火以燮調兮任龍虎之熬煎爛光華之五采兮渣滓淨
而迴旋啟研範以肖態兮蘊日月與星纏非琢削以成
象兮較端歛而相懸指硯譜之莫載兮拔名品其逾千
滴蜀峽之湍水兮簇煤黛之雲烟迨寒暑之代謝兮恒

冕勉以磨研孚志信之貞確兮縱堅剛而必穿利筆鋒
之橫劍兮揮波濤于剡箋下深入于厚地兮上高出于
穹天列左右俱阻喪兮匹無敵于後先岱宗砥且礪兮
黃河流而帶牽海底漱生塵兮唾舌耕夫硯田崇誓願
于歆初兮炯歷劫之彌專豈衡鑒之罔徹兮雖鬼神亦
垂憐幸資言以獻身兮展平治于堯年阜困窮之億兆
兮靖夷島及胡邊渾六合猶一家兮溥霖雨以窮源鑄
硯置其鑄志兮師若卓之鑄顏何或白之不濡黑兮每
棄擲之如甄奈涓涓之若是兮肆鑽刺之夤緣凜棟橈

之覆餗兮孰佛時之仔肩運拙以轉巧兮忍九仞而舍
旃曷糜于好爵兮每遐慕于神仙塵閤設未透兮殆心
丹之難全負堂口之大器兮恥雕虫小技之尚慳再髡
穎而涸勺兮抵皓首猶奮然傲童蒙之賣兮翼出谷而
喬遷以硯相麓澤兮奚祇三絕乎韋編奪錦標于金馬
兮驚春雷之躍淵快飛騰儼冲舉兮增氣概于山川鉄
硯化為鉄券兮同國祚之綿亾

續蒲團賦有引。毛愷

予既續黃鵠先生中流砥柱賦矣先生又示以蒲團

賦焉既伏讀之縱橫馳騁極其辨博不待上林子虛
已令人有飄然凌雲之想私心竊慨慕焉因復續之
黃鍾畢奏瓦缶繼陳故知不倫矣其詞曰

夫何有物之輪囷兮肆編蒲之所為質既柔而且溫兮
體團圓而中規豈天孫之織巧兮庸畀夫靜者之為繫
君子之假憇兮曰惟宜夫好修顧茲蒲之為物兮紛芊
芊于河之許謝芳敷于春風兮薄言采之于秋暮濯之
以沸百之湯沐兮晞之以九曜之陽光迎熹刀之既解
兮又擣之以玄石之琳琅于是弗緣机杼相据成章製

明文海 卷四十一
非示辱之鞭藉豈安車之箱爰為團席何用匪臧其為
狀也厚不踰寸闊不盈方平若周砥潔于截肪團口類
月皎口凝霜一經一緯有抑有揚層見疊出錯綜相當
如鱗之比次甲之光熨貼外示蘊藉中藏湘簞為之左
次華檀于烏下堂諧孺子之木榻侶幼安之藜床彼芙
蓉芍繡褥洎蜀錦弓文茵攸毼五色龍鬚千金皆豪貴
之所事非有道之宜珍孰若弃物之樸雅遡幽貞之遐
心當夫落花滿徑綠陰窸映南薰徐來簾垂晝永其盤
薄也可以理素琴之無絃閱黃庭之內景又若銀河淺

清紙帳夜明爐烟乍燼蝶夢未成其枕藉也可以委天
地之至和吸沈澹之元精至若綠諦白蓮之社跡斷紅
塵之境世諦盡脫凡慮悉屏趺坐堪結上乘之胎內觀
可熟大丹之鼎然此特禪夫肥遯者之資而非志于吾
道者之所須也若乃狹以入孔氏之室坐以待周公之
旦閉門著書期登道岸不乃織塵不凝匪石不卷參承
座下罔辭困頓力佐夫下帷之憤功倍于懸梁之牛是
其為器也雖泐而其有助于崇德廣業也亦豈片言可
殫哉故顏生生忘于心齋諸葛高卧于廬間子厚見易

于鼻皮司馬警德于枕端斯皆不出于几席而燁散光
于四寰吾嘗有感于教子故兀然默隱于蒲團

轉注壺賦 陳柏

伊誰氏兮巧思爰範錫兮為壺既藏水以作鼎更畜火
而為爐口孤懸兮峭直腸九曲兮迴迂其酌而注也隨
多寡以為乘除其瀉而出也任緩急以為盈虛不寒不
烈非疾非徐制既備乎象美名應取諸六書爾其青春
方麗白日未晡皓月流彩素雪平鋪奏妙曲于下廡飭
嘉肴于中厨集文園之詞客會高陽之酒徒因攘袂而

長嘯爰拍手而狂呼興既乘兮不淺情復決兮未踈相
與款洽寧復趨趨將千尋兮不足且一飲兮無餘歷舞
筵兮倦亡入醉鄉兮遽亡曾知夫光陰之為過客與天壤
之為寄居

破硯賦 并引。孫七政

歲壬午之秋季予訪虎賁陳君於清溪之灣板屋隸
几卉木凄然齋名卧雪破硯在焉展卷良久慨然興
憐遂援毫而賦之曰

粵此硯之本來乃帝家之珍異穴端溪之片玉蘊溼雲

之沈紫舍故墨于非烟溢餘光于星紀辨剝蝕于篆書
識思陵之奇字年何代兮流落代何人兮擊碎別故井
於顏垣將千年兮萬禩並出魅以為家隨劫灰兮共死
始何為兮忽離終何故兮復萃將造物之無心何倚伏
之多秘抑萬物之見重咸完合以珍傳獨將軍之寶此
豈破離而棄捐謂缺陷之世界多毀好而忌全况此硯
之離合寔神物之微權惡全軀之非夫故玉碎于人間
厭守故之未奇復葆光于重泉雖毀方而瓦合隱墻東
而頽然辭匠石之小知獲懸解之大年宰相時而顯悔

效秦璽之輝纏始分交于有激終膠合于鳳絃噫嘻嗚
呼君知之乎彼大塊兮為硯雖含默而虛無一離一合
兮幾推琢一治一亂兮幾研磨何堅貞之不脆何太白
之不汚豈若莽硯之似道得逍遙之妙避陽九于大元
希明光之顯曜吾將佩此硯以為法韋匿雕龍兮守玄
豹孫生季子聞而嘆曰世衰形交道尊神合無用為用
玄光燁燁因復為之釐曰故井顏垣獲帝宮之佳玩破
均殘石竟合璧于文房千年廢棄一朝重劫灰為鄰溢
精光古來聖哲多類比寶劔不死亦不亡

輕車強弩賦二篇并序。樊鵬

自古名將至漢衛霍李耿尚矣然皆以輕車強弩立功絕域可考而知也時遠人占缺于講究司馬松石劉公至則仰承上意宣布德威勞心竭智遠求往古近咨群議手造輕車強弩二事曲盡其妙朝夕教演士氣百倍敵騎聞之徙其營數百里固非直利戰守而已也為賦以識之

惟物有輪徑三尺厥輪惟隻凡車皆雙輪比惟一輻貫

于頭輻如常車頭木徑五寸以家榆槐木為之串樞中結樞節管軸以鉄為

一寸串在軸外以鉄為之重六兩犬牙相制周旋僊二塊長二尺一寸五分橫蹈鞫居左有箱可以撥一尺二寸三分取下則為二

牌持以居前有牌猛獸以鉄牌高下四尺五寸橫二尺

四目斯張火兵之穴上一法遠一百步中五尺打馬上

人以漸近下前轅後軫施以梁柱前中轅二長四尺七

五分時中箱傍闌尺四寸五分柱大卧板堅巨傍

底板長二尺四寸五分闊九寸厚一寸八分上有前後

雙足前則二尺四寸五分後則二尺後傍堅

高六寸潤一尺四寸深九寸五分施軫上有蓋以盛火

藥左右兩箱各潤一尺五寸高四寸深七寸以盛鉛法

子利及森列開兩斧二鎗二龍筒欬吐中上施箭筒長
 寸五分面如九龍夾耳夾耳以木為之荅背以毛為之鐵鎖觀諉
 筒以放火箭左右鐵鎖二條長六尺員者象天方者象地四象八卦
 止則睽于鹿角環為營
 各有倚附廣受重任萬事成聚三人輓之可以起堦防
 守險要遏絕旌鼓以壯國威用揚我武請問其名夫是
 之謂輕車

右輕車

惟物有肘中下峯起肘長二尺九寸前高二寸七分闊
 高二寸徑引繩壘平如止水其上維何蓋梁覆之蓋高
 三分

長二尺六寸其下維何虛中承舉厥容有檀所容惟一
 潤一寸一分其下維何虛中承舉厥容有檀所容惟一
 槽深三分半潤如厥發有機聽命行止機左右用牛
 之長二尺三寸角為之長四寸
 五分潤一寸厚二分五厘鐵軸下登上絆手持足履以
 二各長一尺八分低昂以發天
 鐵為之燈方員長一尺五寸半長七寸鐵拴一長一
 寸八分鐵軸一長一尺八分鐵弩蓋一長四寸鐵
 軸一長一寸三分蓋軸一長三寸弩牙角一塊長
 一寸潤一寸厚五分燈以脚踏之上弓絃上手持端橫
 置弓兩弦抱倚弓長四尺六寸闊一寸六分弓稍桑木
 二尺潤三寸厚二寸弓把桑木一長一尺潤二寸厚二
 寸弓面牛角二長一尺八寸潤二寸弓弦二條每條用
 綠一兩五錢箭長六寸五分重四錢四分箭頭長一寸
 重二錢一分共七寸五分重六錢五分前二分後三分
 有三厥色惟黃厥形惟駘虎兕其力賁育莫比攻疆存
 等

弱適遠在迂體巨用細重本輕枝誅戮尤醜貫堅披靡
風疾刃利動弗逾軌百發百中宣威萬里廣敗成功恭
危不死既破銳師亦攻固壘請問其名夫是之謂彊弩

右彊弩

前破械賦 徐渭

嗟乎武西河殘守東海孝婦差之毫厘千里歧路寸脰
尺支二木一金昨日何重今日何輕其在今日也相
然莊生之為蝴蝶其在昨日也遽亡然蝴蝶之為莊生

後破械賦

爰有一物制亦自斑鶴喙不啄琴體乏絃乃借二友木竇金
紐與之為三脰及足手一人運之不棺而朽多其高義
隨我四年我分殉之何心棄捐二三神明駕鸞其首司
其去留為我撞剖嗟乎哉爾完我死爾破我生破完倏忽生死

捶錢賦 葉憲祖

歲丙寅余監司鼓鑄之役故事錢非武者捶之因感
其不才見棄有似乎人乃為之賦

原夫周立九府秦等三幣操子母之權精郭輪之製足
國便民斯惟其利象諸面以尊王喻之泉而布地因以

明文海
傳于中古是不一名五銖謝事亦仄代興呼繞牀之阿
堵冠童子以上清爰我明興水衛是掌局曰寶源百流
所仰余承乏于司園愧心計之惘心陳而觀之美惡攸
殊乃有非幼非壯而不範不模違錯刀之金飾類綖環
之薄膚蓋萬選而莫中將一擲而若無于是命朱亥之椎
碎鄧通之鑄紛如委地曾莫之顧若風前之榆莢兮零
落而何依似禁中之蝶翅兮彫傷而孰獲入君平之卜
肆兮無媒掛阮郎之杖頭兮空慕讀選詞之消漏信于
今而不誤余乃喟然太息有感斯人一經廢置復進無

因繫惟抱慙之子挾筭之賓眼迷日色額點河津痛劉
蒼之下第嘆季之長貧乃至宦轍多岐君恩不保身依
泌水之陽夢斷長安之道嗟屈子之將沉悵馮唐之未
老亦有虎殊相猿臂自椎鎬未鳴于沙漠劍莫倚夫
崆峒從軍失路荷載淒風若夫暘日盟寒紅顏命薄溝
中之水徒馮怨于棄捐篋底之純詎甘心于寂寞斯其
揮斥異狀寥落同悲惟余心之多戚觀斯物而殫眉吾
所顧者大造假我以爐錘授我以鉗鎚使夫成毀一好
醜齊爾各適其用而吾無所用其錘

布賦并序。徐憲忠

邑人以布縷為業農眡之困藉以稍濟然其為生甚
疲固非若他郡邑蚕繅桑苧之業力少利倍者可同
語也然天下所共衣被而詳其衷者甚寡于是挾其
事告諸觀風者作布賦

客有至吳下邑覽織婦之布素歆卉物之流澤收島夸
之末計啟閨房之長息迺喟然而嘆曰美哉布也是固
一匹可以愧盜心不得千金之償約者歟何齋者之逐
逐而拾者之莖也下邑之士曰羅紈繡文素縞錦綾

長裾交緯流景飛晶此居者之所揚輝而觀者之所凝
睇也子不是慕而慕諸貧民之業亦有說乎客曰布通
貴賤之服不擇溫涼而適其為製也疏陋縑繒密如絹
縠有暱逾之毛毳齊縞素之潔白賤靡綺之浮華傷且
錦之徒飾孺夫匹婦可濟其乏缺都通大邑與千乘之
富相捫豈虛言哉曰子何不傷其勞而徒羨其美不措
其私而徒夸其會子亦歆聞其勞且病乎若乃鉄木相
軋手挽足壓且饒且劫出絮吐核張弓掛弦心急散噎
牽條絡車呶啞錯雜借光于膏繼夜于日心急忘寐力

疲歌發衾篔簹空寒漏水寂溢婦子喧闐老稚畢力客曰
若是勞乎曰未也娶婦卷袖妖姬解佩含秋入机疑
寒美行流獲綰綜一伏一起踏躡相次上下不已縷
断苦接梭澁恐膩手習檻匡教揚宮微長夜凄然得尺
望咫尺寒雞嗥二解軸趨市方是時也母聞謗而不暇投
杼妻迎夫而帖然坐起客曰若是勞乎曰未也織婦抱
凍龜手不顧匹夫怀飢奔走長路持莽二者以入市恐
精粗之不中教飾粉傅脂護持風露摩肩臂以授人騰
口說而售我思得金之如攫媚賈師以如父幸而入選

如脫重負坐守風簷平日這顧客曰若是勞乎曰未也
婦辭机而望遠子牽囊而誨飢先潔金而待未旋汲水
而候炊語少待以相慰既久竚而始歸夫嬰二以捐涕
云攘二者在途索子錢而不釋併布母以如飛夫狼攫
虎嗽肉寒骨解無一語之抗散犹三嚙而杯怪握兩手
以授之拂空拳而吞歎雖卒歲之靡徙完小信而不怠
是豈但一婦織而衣十人殆所謂一室肥而象俱瘵者
也客曰若是病乎未也海上之民土薄水淺其惡易溝
枵腹者未知其稅駕鵜衣者徒羨夫長袖夫廣儲豐

積出自農夫之耕一絲寸縷皆從匹婦之手然而繭絲
告成置蚕不問耕犁台豐于牛何有是固天下之同風
惟江南為叢教晦鍾之地稅從升塗泥之末路計斗是
以手不停杵而終歲無衣窮年乞食而不瞻其口客曰
何言之過也滄海變遷化為陵陸禹土塗泥瘞注溼淥
禾黍花心滿家彌谷負携有墮富樹華屋婚媾靡心徒
侶簇心顧今日之江南殆海內之樂國雖有布縷之征
亦豈加于穀粟何徒抱杞人之憂損名都之望乎曰否
否不然恒歲之運水毀木飢消長相代前建後除陽九

陰七聽命皇祇今昔庚申火仇馮夸坑今爍金天漢飛
灰槁土沃焦赤地拆龜既葵藜之莫采亦木棉之變衰
枝無垂援絮罕歲蕤傾筐脫負采掇支離寡夫臃腫哲
婦鳴夸里胥蝶變督郵喧阓無尺寸之可縫况網運之
雀窺匪凶歲之取盈抑國計之在尋當是時也雖使星
婺猷枝火鼠脫鬣聲大夏之全產省公儀之百室偪陽
不懸于城雉匡廬借練于飛瀑亦何以應之客曰嗟哉
下邑之民若是病乎曰未也工以習勝巧自拔生傷末
路之靡淫變素樸為華英始力作以助農終緝屨以耀

名競良工之巧思幻化國之神能于是飄絮若蓬刻縷
若髤積歲成匹累織敵絨廣倍乎東海之二尺裘齊乎
別渚之五虹鑿以團鳳繞以飛龍綴金章以錯綠變猩
草之鮮紅爛太霞之朝采奪星鳥之晶瑩袿已浮乎龍
水綃何美乎蛟宮蓋其技巧始于渡海之黃姬章聞出
自懸闕之鉅公忘萬家之膏腴邀一日之歡悰傳觀內
近遂入公宮一匹遂抵于千緡聯筵始達于重瞳民已
窮而益逼霜既結而冰從嗚呼嗟乎筠簪竹杖天馬蒲
萄通西國而開越雋窮異詭而馳臆胸啟皇武之遠畧

羣臣騫之作俑朝槿不思其暮落寒灰尚恋夫冬烘竟
殘挑之取戾何獻曝之耿裘方今聖主龍飛問民疾苦
諸非著令改不煖坐首蝕奔役卹我墮什尚衣之締繡
有章進御之浮靡不取免徭征之巨累思息肩而就卧
雖紅紗之網運尚存而貂璫之督課稍妥客乃矍然作
而言曰甚哉鄙人不知民之病苦若是也九月授衣犹
以為晚終歲作勞祈寒不免吾又何敢袖手以向人徒
負暄而思暖

食鹽而肥

水地無分

可謂曰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明文海卷四十七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奏疏一

上萬言書疏 葉居升

臣觀當今之事太過有三曰分封太多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何以明之日者君之象也月者臣之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之象也臣愚不知星術姑以所聞于經傳并撫前世已行之得失者論之詩曰彼月而食則惟其常陰盛陽微則為不善矣今日刑于月猶之

可也而曰日月相刑則月敢抗于日者臣敢抗于君矣
切觀主上之有天下埽除羣雄如踐草芥包絡豪傑如
臂使指令公卿大臣數十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者朝
廷遣一介之使召之則拱手聽命無敢後時况敢有抗
衡者乎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
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使上下等_差各有定制
上得以兼乎下、不得以兼乎上所以彊幹弱枝以遏
亂源而崇治本也國家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以
樹藩屏以復古制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也然

而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
室之制廣狹大小亞于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
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
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
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此皇天眷顧之甚
或者譴告以相刑之象歟今諫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
也皆皇太子親叔也分地雖廣制度雖侈所謂犬牙相
制磐石之宗天下服其強耳豈抗衡之禮邪書曰列爵
惟五分土惟三今王亦爵也漢謂諸侯王亦不過三分

之一耳禮莫大于分使王侯之國與京畿同則為列國矣尚有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皆連帶數十城而復優之以制假之以兵議者何不撫漢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帝之孫也七國之王皆景帝之同宗父兄弟也當時一削其地則遽搆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擁兵以危皇室遂成五胡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此臣之所以為太過者歟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以待諸王子孫謂力

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向使文帝盡從誼之所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願及諸王未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入為輔相其餘世為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割一世之恩以制萬世之利以消天變以安社稷天下幸甚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尚德緩刑而結于民心亦未有不以專事刑罰而失民心國祚長短悉由于此三代秦漢隋唐享國之數具在方冊昭然可觀其故何也易曰天地之

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
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此可以見天地好生之
心與聖人守位之道矣然而禁民為非之義特居末者
明不得已而用刑而不專任刑罰也古者斷死刑天
子為之徹樂減膳而寓慘怛之意于其間誠以天生斯
民立之司牧而教養之俱欲其並生于天地之間也然
而不率教者入于其中則不得不刑耳故其仁愛之篤
洽于民之肌膚淪于民之骨髓民思其德愈久而不忘
故其子孫享國久遠者六七百年近者亦三四百年豈

偶然而已哉今議者曰宋元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
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此行小仁而滅大義雖有其
位而不能守之主上所以痛懲其弊而矯枉之過者也
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
臣聞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合準繩使子孫
有所持守况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歟夫刑罰貴乎得
中過與不及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使刑政不立而強
暴得以相凌則國非其國矣若刑罰繁苛而政治促急
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姑以當今刑罰言之笞杖徒流死

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求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獲罪或至以贓罪多寡為殿最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做流徒律又刪定舊諸律條減宥有差此漸見寬宥全活者眾而主上好生之仁已藹然布乎宇內矣然未聞有戒治獄務從平允之條是以法司之治獄猶循舊弊雖有寬宥之名而未見有寬宥之實所謂寔者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

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必有王三宥然後刑之政而後有囹圄空虛之效此非可以淺見致也唐太宗謂侍臣曰鬻棺之家欲歲之疫匪欲害于人欲利于棺售故耳今法司覈理一獄必求深刻以成其考今作何法使得平允太宗矯情之暴刑罰務從寬宥猶患及此况今立嚴密以矯寬縱能無是失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版為榮以罷職不敘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混迹無聞為福以受玷不辱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箠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

天下之士網羅摭括務無遺逸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京師而除官名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于居官言動一跌于法苟免誅戮則必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率是為常不少顧惜然此亦豈人主樂為之事哉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切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細矣而犯者日月相踵豈下人不懼法哉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別議賢議能之法既嚴以致人不自勵而為善者怠宋程頤有言曰君子小人常相半也

天下治則小人多化為君子而君子多于小人天下亂則君子多化為小人而小人多于君子此言在上之人有以化之耳有人于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一或不謹少戾于法上之人將錄其所長棄其所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指其所短而寘之法乎苟指其所長而舍其所短則中庸之才爭以為廉為智而成有用之君子矣苟取其所短棄其所長為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少不如法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今之居位者多無廉恥當未仕之時則修身畏慎動

遵律法一入于官則以禁網嚴密朝不謀夕遂棄廉恥
或事倍尅以修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
刑之煩者乎漢之世徙大族于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
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以
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非朝廷所以恭承宗廟意也
近令就中願入籍者聽其免罪復宥之而猶聞有拘其
餘丁家小在屯夫有罪之家長既赦而任之以職矣餘
丁家小復何罪哉夫推強敵壘則揚精鼓銳奮三軍
之氣攻之必克擒之必獲可矣今賊人偽四大王突竄

山谷如狐如鼠無窟可追以計獲之庶或可得而乃
勞重兵以討之使之驚駭潰散蕪之深山大壑人跡不
能追從之地與之較奔走則彼就熟路而輕行與之較
生死則彼負必死之氣三軍之衆孰肯舍生而爭鋒哉
今捕之數年既無其方而乃歸咎于將附戶籍之細民
而遷徙之騷動四十里之地鷄犬不得寧息况新附之
民日前兵難流于他所朝廷許之復業而來歸者今既
附籍矣乃取其數而盡遷之是法不信于民也夫有戶
口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今責守今年增戶

口正謂此也近者已納稅糧之家雖承持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定已起戶口雖蒙憐恤見留開封聽候今軍士散漫村落居民不知所為訛言驚動况太原諸郡外界邊鄙民心如此甚非安邊之計也臣恐自茲之後北郡戶口不復得增矣何者小民易動而難安今之小民以為新籍在官乃見遷徙反易逃匿若欲遷徙槩而遷之我奚先受其殃乎凡此皆臣所謂太過而足以召災異者也未見其可以結民心而延國祚者也晉郭璞有言曰陰陽錯繆皆煩刑所致今之天變豈非煩刑

所致者乎臣願自今朝廷宜錄大体赦小過明詔天下修舉八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則超遷之苛刻聚斂者則罷黜之鳳陽屯田之制見在家小住屯者聽其耕種起科已過戶口見留開封者悉放復業當差如此則人主足以隆好生之德以樹國祚長久之福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于成康而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于文景而後號稱富庶文王武王高帝之才非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致

治之道固不可驟至今國家既紀元九年于茲偃兵息
民天下大定網紀大振法令修行亦可謂安矣而主上
切亡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惧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
故或朝誅而暮犯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
乃致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而
不能相安者甚不稱主上求治之心也臣愚謂天下趨
于治也猶堅冰之將泮也冰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
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脈微動和氣薰蒸然後融釋聖人
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

民以義而後其化熙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
仁此非空言也况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民俗雖漓而
民好善惡也之心則未嘗泯也因其好善惡也之心以
正風俗則求治之道在是矣求治之道莫先于正風俗
先于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于朝廷知所
尚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為
可恕而世俗流失敗壞為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
得矣風俗既正天下其有不治者乎古之為郡守縣令

為民之師帥則以正率下以善導民使化成俗美者也
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其職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
簿書獄訟為急務至于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為虛
文而置之不問將何以教養黎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
州縣下一文帖里中回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點視
種蒔次第早澇預備之具也以學校言之廩膳生員國
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各處師生缺員者多縱使
具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切
以社學為重教民之急務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

業如是之詳今之社學當鎮城郭或但置門牌遠村僻
處則又具其名耳守令亦未嘗以教養為已任徒具文
案以備照刷而已及至憲司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
依紙上照刷亦未嘗差一人巡行點視興廢之實上下
視為虛文如此小民不知孝弟忠信為何物爭鬪之俗
成奸詐之風熾而禮義廉恥掃地矣此守令未知所務
之失也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風化訪察善惡條
舉綱目拯治萬事至于聽訟讞獄其一事耳今專以獄
訟為要務以獲賊多者為稱職以事蹟少者為闡茸一

有不稱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為虛文末節而不暇舉若是謂之察惡亦近之矣所謂宣導風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賊吏決一獄訟為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為治之大者也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守令親民之官風憲親臨守令之官未知所務如此所以求善治而卒未能也王制論鄉秀士升于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于太學曰俊士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如此成周得人為

盛今使天下郡邑生員考于禮部升于太學使歷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舉選之陋而上法成周之制矣然而郡邑生員升于太學或未數月遽選入官者間亦有之臣恐此輩未諳時政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乖國政下困黎民雖曰國家養育之仁然世間奇材罕有如顏回耿弇鄧禹者固未可拘于常法雖賈誼之才漢朝以年少難任委之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為不多選任名位不為不重自今數之賢者寧有幾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七年所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

乎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太速之過也

大庖西上封事 解縉

臣伏奉聖旨朕今命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毋不言古云爾有嘉猷嘉謀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乎人臣咸若時惟良顯哉臣謂成王于是失言矣歷觀載籍以來固以進諫之臣為善亦未嘗以納諫之主為非唐虞君臣更相勸戒更相推讓光昭不窮載為盛美昔人有譖魏徵于唐太宗者謂其錄前後諫章以視起居郎褚遂良雖未必然

借令有之亦足垂世臣主同休停婚仆碑臣竊謂太宗怒非其怒矣陛下當同符堯舜師表百王豈宜下比太宗則非臣之所願望也臣願與臯夔比肩不願與魏徵同列則臣之感息服義懇切以為言者尤願陛下毋自狹小誠萬世一時也陛下挺生南服一統華夷功高萬古此放勳也得國之正皆非漢唐宋所及真所謂取天下于羣盜救生民于塗炭命將出師皆受成算不假良平不倚信布徐定燕都市不易肆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消融底定皆處之有法朕兆不萌矣不邇聲色不

為遊畋既皆遠過于漢唐宋又何謙遜于唐虞惟願陛下篤惇信之本加慎獨之功登臨若對之功益加密不覩不聞之地能無間雖處深宮之內亦如郊祀之時即前日郊祀之敬繼今日存養之功推所以愛臣之心以愛天下推所以待臣之內以待萬物喜怒哀樂一聽于天理上下四旁一視而同仁以天地為一體以天下為一人令出惟行也不宜于教改刑期于無刑也寧失于不經故令教改則民疑亡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亡則不清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變之法無一日無

過之人陛下嘗教臣云世不絕賢豈億兆之眾果無一賢如古之人而盡皆不才者哉陛下嘗教臣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良由陛下誠信之有間而用刑之太繁也宜其好善而善不顯惡亡而惡日滋者善未必蒙福而惡未必蒙禍也嘗聞陛下震怒鋤根剪蔓誅其奸逆矣未聞詔書褒一大善賞延于世復及其鄉尊榮奉恩始終如一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忍罪而忽赦施不測之辱則有之矣誠以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嘆是非私意使然也存養之功須臾未加密耳是

以有過不及也陛下天性素嚴或失于急克伐怨欲臣知陛下聖性所無也臣竊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于劉向所謂道德心經者臣竊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于劉向之學不純溺于妄誕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為甚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孤識陋蠅集一時兔園寒士抄緝穢蕪畧無可采陛下若喜其便于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筆而隨其後上泝唐虞夏商周孔之華奧下及閩閩瀛洛之佳葩根實精明隨事類別以備勸戒刪其無益焚其謬

妄勒成一經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也歟今又六經殘闕而禮記出于漢儒蠢駁尤甚宜及時刪改日御經筵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以承唐虞尊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臯陶伊尹太公周公稷契夷益傳說箕子于太學而孔子則自天子達于庶人通祀以為先師而以顏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于其鄉而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而以顏路曾皙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若夫祀天宜復掃

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為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之可肄官妓非人道之所為禁絕娼優俾於變之民不遷于淫巧易制寺闍尊天子之貴不近于刑人執戟陞墀皆為吉士虎賁趨馬悉用俊良雖門戶掃除之役命公卿子弟之賢任諸侯王于眾職定久任法而加封待臣子于一體示天下之為公除山澤之禁稅蠲務鎮之征商木輅朴居而土木之功勿起佈墾荒田而四夷之地勿貪釋老之壯者驅之俾復于人倫經呪之妄者火之俾絕其欺誑斷所

謂瑜珈之教禁所謂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省冗官減細縣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帷薄不修毋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治歷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然神事甚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歷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元首叢脞則股肱惰而萬事皆隳人君不以察為明帝德罔愆則民志應而

天命用休人君惟以德為政陛下拳于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孝于治民治強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且染盛之潔衣服之齊修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末事也陛下豈誠以此為足以盡事天事鬼神之道哉簿書之期獄訟之斷詔誥之勤鈎鉅之巧此治民治強暴之支流也豈真以此為足以盡治民治強暴之術哉古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惟一于敬則心即天祭不必瀆而受無咎之福神不必勞而享

無為之治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而鬼神合其吉凶矣近年以來臺綱不肅果若人言以刑名輕重為能事以問囚多寡為勛勞甚非所以厲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劾人之過人自言為諱何能有諫諍之言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未聞舉善惟曰除奸每聞上有赦宥則必故為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而不知被赦之人疑上好諛此輩皆市井小人趨媚劬勞之細術陛下何不肝胆而鏡照之哉何嘗真有一夫持法固爭謂某不當刑某當刑如舜曰殺

之三而臯陶曰宥之三哉臣篤知陛下輕天下之士者皆此輩無以稱塞淵衷也然誰不願其父母妻子安榮哉所以諫諍寔難禍愆不測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或蒙褒營救甚難而多得禍亡不止于一身刑必延乎親友誰肯舍父母妻子而批龍鱗犯天怒者哉陛下進人不擇于賢否授職不量于重輕建不為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奸朋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于州縣屈于下僚孝廉人材寔踴躍趨而或布于朝

省驟歷清華推埋器悍之夫闖茸下愚之輩朝捐刀鎗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紹組符別履之賤衣繡魏莪負販之傭輿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盍忱詢有德是故賢者羞為之苛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為得計以廉潔受刑為飾辭出于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于刑部者無枉直之判黜陟無章舉措乖方八議之條虛設五刑之律無常天下皆謂陛下任意喜怒為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古者鄉隣善惡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序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

嚴訓告之方未備序禮講學必有其地有其時先之以仁義而後之以法制則庶乎磨之有漸而行之有效如影之隨形也今也應故事立虛文善惡二字蕪穢而莫之顧長幼之民掉臂而不相揖紀綱不立節目無依勢使然也臣欲求古人治家之禮睦隣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為民表率將見作新於變漸次時雍至于比屋可封不難矣陛下不可視為迂濶而不切當今之急務也陛下天資至高合于道微百家神

怪誕妄恍惚臣知陛下洞燭之矣然猶不免欲以愚弄天下若所謂以神道設教者臣謂不然也一統之輿圖已定矣一時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奸雄已懾矣天無變災民無患害聖躬康寧聖子神孫繼_口繩_口所謂得真符者矣何必興師以取寶為名諭眾以神仙為徵應謂有所謂某仙某神字佑國家者哉且以傳國寶論之潞王從珂已焚之矣屢求屢得真偽莫明假令真有之則區_口李斯之書秦政之制何足為寶哉周武之時未有神仙符應書之所載可見也已而古今享國之長

未有如周者神仙釋老誕嫚恍惚何足稽哉臣觀地有盛衰物有盈歉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困于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菓絲有稅既稅于所產之地又稅于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至于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或疾病死喪逃亡棄失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糧里胥不為呈州縣不為理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禪辦以當役亡重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

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此大量之際里胥之弊也欲拯其困而革其弊莫若行授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臣愚所謂願除天下之征商者此也臣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小邑必有城隍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聖人之所制也而近世狃于宴安隳名城銷鋒鏑禁兵諱武以太平為一旦有不測之虞連郡至望風而靡良平不暇謀賁育不暇鬪武備隳之過也及今修治不宜動眾但勅有司以時整葺寬之以歲月守之以里胥額設弓

手課之以弓弩兼教民兵習之以兵農開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院遺基學田舊業貢土有庄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于秦法孥戮本于偽書今之為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唐虞之世四凶之罪止于流竄故殛鯀而相禹亡不以為仇舜不以為嫌况律以久倫為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于不義則又何取于節義哉此化原之所由係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故賈生欲易服色而定官

名尚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于六卿郎中員外何職也而以名于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居寵臺閣郡守縣令不應迴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唱以禮而今內外百司捶楚屬官甚于奴隸是致柔懦之徒蕩無廉恥之節擊詭曲拳于進退下氣怡色而奔趨一為下官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厲節義也臣以為自今非犯罪惡解官笞杖之刑勿用催科督厲小有過差蒲鞭示辱亦足勸懲矣臣但知罄竭愚衷欲言固不止此奉命忖量急于陳獻所陳畧無次序亦不暇組織成文冀以將來取

譽惟陛下幸垂鑒焉

資治策疏

王叔英

臣聞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曰庶富教是也
為人君者將欲遂民之庶必先有以富之既富之然後
可以教之今天下之民未甚庶未能從上之教者以富
之仁道有未至焉耳富之仁道臣嘗讀大學而知之矣
有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
者舒則財恒足矣是則平治天下之道寔本于此臣竊
觀之天下凡有害于此者亦頗知其畧矣恒產未制而

貧富不均賦斂未平而田多荒蕪此二者生之乏本之
害也軍卒有多餘之丁而惟務于工商僧道有污雜之
眾而失力于耕稼民之務末者常勝而務本者常負此
三者生之未眾之害也養兵太多而有徒食之軍冗食
未汰而有素餐之員此二者食之未寡之害也官司役
民或奪其時或盡其力此二者為之未疾之害也土地
有可養之物而不養民粟有可儲之時而不儲民用有
可省之費而不省此三者用之未舒之害也臣請而詳
言之古者井田之制一夫授田百畝故民生業均一後

世井田既廢故民業不均至于後魏有均田之法北齊有永業之制唐有口分世業之田雖非先王之道然亦庶幾使民有恒產者自唐以後恒產之制不行富強兼併至有田連阡陌者貧民無田可耕故往上租耕富民之田亦輸其收之半由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此恒產未制之害是以貧富不均也古者田皆在官故什一之稅通乎天下而賦斂以平後世田有官民之分稅有輕重之異官既事繁而需于民者多故田之係于民者其賦不得不重惟係于官者其賦輕而亦有過于重者

官民之田肥瘠不等則賦稅有差然或造籍徇私以肥為瘠賦當輕而反重者往上有之若夫官田之賦雖比之民田為重而未必重于富民之租然輸之官倉道路既遥勞費不少收納之際其弊更多故亦或有甚于輸富民之租者由是官民之田其入有可輸富民之餘而又有可酬其力者民然後可得而耕其不然者則民不可得而耕矣此賦斂未平之害是以田多荒蕪也斯二者豈非有害于生之上本乎古者兵出于農則兵固自耕而食者也今為兵者既不耕而食于農者多而又多

餘丁不為商則為工是亦不耕而食于農者人之務末者衆而務本者寡寔由于此也軍卒有多餘之丁可以裁減歸農而未裁減之故也古之為民者四曰士農工商而已後世益之以僧道而為民者六故務農者益寡况二氏之教本以清淨無為也宗而後世為其徒者多由避徭役而托于此又倚其教能使人尊奉有不耕而食不蚕而衣之利由是為之者衆往也食肉飲酒華衣美食肆欲營利無異于汚民是則于其本教既忍違之况可律之以聖人之教乎其人可耕稼而不耕稼乃托

佛老以為生無補于世道而有敗于風俗愚民不知彼之身已獲罪難免猶謂人之事彼者足以獲福且輟己之衣食以奉之其惑世誣民甚矣昔唐高祖嘗議除之正以人之坐食者衆而資食者少寔由于此也僧道有汚雜之衆可以省除助農而未省除之故也古者制民之法以農為本故常厚之以商賈為末故常抑之後世抑末之法猶存而厚本之法每病于費廣食衆不能行之故為商賈者益多然商賈獲利既厚而財貨有餘農民往也衣食不給反稱貸于商賈况又有工藝之家

男女或盡棄耕織不務而施奇技淫巧為服用之物以
漁厚利徒多費工力而無益于寔用農人竭一家之力
者或不足以當其一夫之獲積一歲之收者或不足以
侔其一旦之售由是務末者恒有餘而務本者恒不足
斯三者豈非有害于生之未眾者乎古者天子六軍諸
侯用兵不過三軍近世宋太祖定天下精兵不過二十
萬十萬屯京師十萬屯外郡今京師之兵已十萬而在
外郡者不知其幾以此推之今之兵過多而有徒食者
可知矣天下賦斂之難平儲蓄之未豐寔由于此昔唐

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後世事漸繁密
故官亦漸增然唐太宗省內外之官定制七百三十員
曰吾以此待天下之賢足矣今內外大小之官數以萬
計以此推之今之官有冗員而多素餐者亦可知矣天
下賦斂之難平儲蓄之未豐亦由于此斯二者豈非有
害于食之未寡者乎古者用民歲不過三日然役之必
于農隙之時後世事繁故徭役寢多唐太宗制租庸
調之法歲不過役民二十日蓋由其能省事故也故其
法至今稱之今天下有司役民無度四時不息由其不

能省事故也至于民稀州縣人丁應役不給丁三當差
男丁有故役及婦人奈何而民不窮困乎盖由州縣有
應併省而不併省者其民既稀其役自繁是以民稠州
縣雖不盡其力亦奪其時民稀州縣既盡其力又奪其
時斯二者豈非有害于為之未疾者乎古者山林川
澤與民共之而有 缺

詞苟乏祭物或竭已貲而致衣
食窘乏者有之必舉債于人而致田廬典賣者有之此
所謂民用有可省之費而不省者此也此三者豈非用
之未舒之害耶凡此數者特其大畧耳若其他固非臣
之所能盡知而徧舉也陛下誠能因臣之所知而益求
其所未知明其為害則除之明其為利則興之將見
富庶之效不數年而可致而教化之行不難矣

當其人及不遂平也...
 其所未...
 之未...
 可...
 金...
 何...
 何...
 何...

明文海卷四十八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奏疏二

除授方面疏 楊士奇

昨日太監金英傳奉聖旨今後除授方面官及府州正
 官若專用保舉即是恩出于下還依洪武永樂年間例
 行欽此本官後又令臣計議臣伏思宣德七年以前其
 前項官員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欽奉宣宗皇帝勅旨布
 政司按察司官及知府知州得其人則民安非其人則

民受害該部往亡循資陞授不免賢否混淆自今布政司按察司官及知府知州有缺吏部行移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及布政司按察司堂上官連名舉保必取廉公端厚識達大體能為國為民者吏部審其所保果當具名奏聞量授以職後犯贓罪并罰舉者欽此以後凡所保者多得其人皇上臨御以來悉遵先皇帝勅旨而行今後處方面官與府州正官十有八九得人停當所以百姓得安其間或十有一二舉不得人却是保舉之人審察不明亦或寔是徇私為是該部不行糾舉以致

四品等官舉保知縣者十有三四舉保不當然而保得當者還多自今舉官之人亦已多知謹畏不敢輕易濫舉恐累及自身臣愚見伏望聖明仍遵宣宗皇帝勅旨而行大抵宣宗皇帝仁民之心皆是上體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仁宗皇帝三聖仁民之心而行非是有所更改但曰時損益耳昔我太宗皇帝于洪武之政仁宗皇帝于永樂之政皆有曰時損益之宜亦皆是上體祖宗保民之心而行故當其時無人曾有異議宣宗皇帝臨御之時體祖宗之心以行保民之政者尚多此保官一令

是第一事蓋用人者帝王之首務也伏望皇上奮獨斷之明今後舉保方面及府州正官宜悉遵宣宗皇帝勅旨而行昔唐太宗行仁義之政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致天下斗米三錢外戶不閉之效明鑒所在可無疑也聖旨所諭保官則恩出于下切緣衆臣舉保之後吏部審擇具名奏請必得聖旨賜允然後授官如不賜允即不得除授凡授官者莫不感戴聖恩寔非出于下也此令行于宣宗皇帝在位之時數年不聞人有異議惟近年始有一等京官不才輕薄無人保

舉者造為謗語傳播中外其意專欲隳壞先帝之良法不行則此等無狀小人皆得升用此等小人升用則百姓受害天下何由治平自古朝中用一正人行一良法則小人皆不便之毀之壞之如孔子初攝魯相國之小人作歌謗之及久而定也國人愛之作歌頌之又惟恐其死也在古聖賢尚然可以觀小人心矣伏望聖明只依先皇帝勅旨而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贓須明正濫舉之罪并罷其官便是臣濫舉亦請究治不宥庶幾其餘有所警省臣受四朝大恩常切慚愧無能補報惟

念用人賢否關係生民休戚國家治忽今若知而不言是臣不忠之罪大矣是以謹竭愚誠冒瀆天聽伏惟聖裁

奉天殿災上疏 鄒緝

臣伏奉勅書以今月初八日奉天殿災勅諭文武羣臣詢求所以致災之由令臣等逐一條陳無隱俾知警懼以回天意臣惟陛下敬天勤民之意至深至切未嘗少怠而羣臣奉行或失初意故不能無少過誤致使下民失所怨讟上與上天眷懷遂加譴罰陛下心存警懼咨

訪羣臣惟臣愚昧淺陋不足以識致災之由但有所見不敢遂隱謹採耳目所聞上陳聖覽伏惟少垂察焉切以皇上紹嗣太祖高皇帝之統緒建立兩京所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丕基天下萬民尊仰之根本爰自肇建北京以來焦勞聖慮幾二十年工力浩大費用不貲調度既廣科派亦繁羣臣不能深體聖心致使錯置失宜所需無藝培尅者多冗官濫員內外大小動至千百使之坐相蚕食耗費錢糧而無益于事是竭盡生民之膏髓猶不足以供工作之用由是財用匱乏莫知所圖民

窮無告猶不之恤夫民之所賴以為生者衣食也而民以百萬之衆終歲在官供役既不得保其父母妻子遂其樂生之心又不能躬親田畝以事力作使耕種不時農蚕廢業猶且征求益深所取無極至于伐斬桑棗以供薪爨剥取桑皮以為楮料而民之衣食無所資矣加之官司胥吏橫征暴斂日甚一日民生無聊愁嘆滿室且如前兩歲買辦青綠顏料本非出產之所而科派動輒千數百斤民無可得則相率斂鈔通行各處收買每大青一斤至萬六千貫及至進納又多以不中不肯收

受往復展轉當須二萬貫鈔方得進收一斤而所用不足以供一柱一椽之費其後既已遣官採辦于出產之處而府縣買辦猶不為止蓋緣工匠計料之時惟務多派以為濫取之利而不顧民之艱苦難辦此又其為害之甚也然此特買辦之一耳其他又有不可勝言者矣且京師者天下之根本也人民安則京師安京師安則國本固而天下安此自然之勢也而自營建以來用事之人不思人民為國之本謀所以安輯之乃使羣輩工匠小人假托威勢驅迫移徙號令方出即欲其行力未

及施屋已破壞或摧毀其牆壁或擊碎其屋瓦使孤兒寡婦坐受驅迫哭泣號叫力無所措或當嚴冬極寒之時或當酷熱霖汗之際妻子暴露莫能自蔽倉惶逼迫莫知所向所徙之處屋室方完又復驅令他徙至有三四遷移而不能定者及其既去而所空之地經月逾時工猶未及陛下之愛民本甚深而工作小人橫害下民如此其甚陛下皆有所不知此京師人民之受害而不能無怨讟者也貪官污吏徧布內外剝削之惠及民骨髓朝廷每遣一人出差即是其人養活之計誅求責取至

無限量州縣官吏答應奉承惟恐不及間有廉潔自守心存愛民不為承應及其還也即加譏毀以為不肯辦事朝廷不為審察遽加以罪無以自明是以在外藩司府縣之官聞有欽差官至望風應接惟恐或後上下之間賄賂公行略無畏憚剝下媚上有同交易貪污成風恬不為怪夫小民之所積幾何而內外上下誅求如此豈能無所怨讟乎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諸處人民饑荒水旱相仍至剝樹皮掘草根簸稗子以為食而官無儲蓄不能賑濟老幼流移顛踣道路賣妻鬻子以求苟

活民窮財匱如此而猶徭役不休征斂不戢京師之內
聚集僧道幾萬餘人日食廩米百餘石而使天下之人
糠粃不足至食草木此亦耗民食以養無用者也至于
報効軍士朝廷厚與糧賜使之就役而乃驕傲橫恣不
執常役閑游往來擾害良民此乃姦詭之人懼還原
伍科徭不堪假此為名以圖規避非真有報効之心此其
可以信用之于朝廷歲令天下有司織錦段鑄銅錢遣
內官賫往外蕃及西北買馬收貨所出常數千萬而所
取曾不能及其一二耗費中國糜敝人民亦莫甚于此

也且錢出外國自昔有禁令乃竭天下之所有以與之
此可謂失其宜矣馬至雖多類皆駑下散與人民畜養
馬多人少畜養不前及至死傷輒令賠償馬戶貧困則
復鬻賣妻子猶不能償夫國家之所賴者人民也人民
已耗土地空虛養馬雖多亦何所用此又其害之大者
昔晉武帝從敵人于河南內地羣臣皆諫以為不可恐
貽他日之患武帝不聽其後卒致石劉之亂今乃許令
塞胡之人入中國以鞍馬弓矢居室牛羊衣服盛具供
帳以待之此皆窺中國姦細之人尤其所不可者夫

人莫不安土重遷不樂遠徙况此蕃夷習俗既殊所性亦異豈肯背其本主違去鄉土而居中國乎是必有可疑不可以不察也今宜使之來朝之後即遣歸本國不必留之以為後日子孫之患也至于宮觀禱祠之事自古有國者所當深戒漢武帝嘗絕意以求之而卒無其驗取譏後世亦宜去而絕之也古人有言淫祀無福况事無益以害有益蠹財妄費國用無度亦其一耳凡此數事皆足以損傷和氣下失民心上違天意怨讟之興寔由于此夫奉天殿者陛下正朝之殿所以朝羣臣發

號令出政之所古之所謂明堂也而災首及焉其為災之大自古以來未之或有誠所謂非常之變也非省躬責已深察所以致災之由大布恩澤改革政化以疏滌天下窮困之人不能以回上天譴怒之意也夫應天以寔不以文臣願陛下深下明詔散遣工匠營造之人停止役作使天下之人得遂其父母妻子相安相樂之心罷絕下蕃買馬之役勿令復出四夷外國來朝貢者賜賚而遣之勿使久居中國有願留者亦宜遣令出塞俟三四年餘後復議之蓋四夷歸附朝貢雖足以為中國

之盛然使久居于此窺見中國之虛寔恐非今日之所宜亦非他日之利也彼皆人面獸心不識恩義徒以貪求中國之貨賄而已一旦待之有不至必且為中國患矣冗官濫員宜沙汰之使歸田里有可用者亦使暫歸俟其官有闕則取用之簡拔賢才申行薦舉嚴官吏有貪贓蠹政壞法為民之害者在內則令六卿大臣及監察御史在外則令按察司官按覈其寔而罪黜之勿復寬貸若有廉能之官善績昭著許令保薦于朝量加陞擢使有激勸大抵敦教化厚風俗勵廉恥勸善良此有

國之先務善有所勸惡有所懲則廉恥之道立而姦貪之俗自止息矣前者常有監生員告乞卑丁侍親曰而獲罪發充軍者亦乞赦原取回使得遂其初心蓋其間亦有先告侍親後以親終已行出仕有司不行分理一槩查發充軍此皆有虧治體難以垂訓將來至于宮廟禱祠之事亦宜罷絕無聽其妄近者大赦天下之時法司執滯常條罪有無大干涉所當赦宥者尚復拘繫亦乞重加前洗使之自新常為京職者則降出于外復還舊職蠲除租賦一切征斂科需不急之務悉乞停罷

饑荒之民則令所在有司發廩賑濟或官廩不敷則勸令大戶之家出粟以賑之官為之主俟有豐收則俾償之凡此皆天下之大計所以保安宗社收拾人心挽回天意而為國家千萬年無窮之命脉今皆舉行之則人心歡悅和氣可臻民心既固國本益安欲為天下蒼生之福子孫帝王萬世之基莫有大于此者矣夫國家之所恃以久長者天命也人心也而天命所在常視人心以為去就未有不得人心而可以保天命也未有人心既歸而天命不歸之者欲和人心必敦教化必修禮讓必

使之遂其生養于閭閻之下教化行而禮讓興則人知父子君臣之教尊君親上之義則任之以事驅之以役雖勞而不怨生養遂衣食足則人知重廉恥樂妻子保親族盜賊息而無爭奪凌暴之風矣如此則人心和附天命凝固國家久長之利又莫有過于此者矣奸人細民有以詭術異道而惑人者則抑絕而禁止之使不亂吾民之教信賞罰一號令使人有所守而不為疑惑賜予有節而不至于濫恩財出有經而不至于妄費則國本充寔財用可舒而不至于空乏有司百官全其祿

廩使有以養其廉恥天下之人得以休養于田里之間而有司官吏無貪殘虐害之政則災沴不作太平可臻人心既和天命攸屬而國之基本自固此誠國家之至計保安天下消弭災變之大者也至于邊防守禦之臣則令其修飭軍伍謹察烽堠以防寇盜此又其所當慮于未然者也今天意如此災變已極不宜復有所造作以重勞其民當還南京奉謁陵廟告以災變之故保養聖躬休息于無為數年之後天意既回始可為之不宜聽信小人之言復有所興作以誤陛下于其後彼小

人者不知國家憂戚之大計惟欲諂諛順旨以希倖恩寵而已若復聽其言以為無害則誤陛下益甚殆非國家之利也臣不勝惓惓

請革西廠疏

商輅

題為體天道循舊章安人心弭災異事仰惟皇上臨御以來敬天法祖任賢使能政事修明紀綱振舉是以十餘年間海內晏然雖天象屢以示戒而災變自消雖水旱比歲相仍而民無離叛寔由皇上寬仁大度省刑薄斂慈仁愛人之心感孚于上下也夫何近日伺察太繁

法令太急刑網太密官校提拿職官事皆出于風聞暮夜搜檢家財初不見有駕帖人心洵已各懷疑畏內外文武重臣託之為股肱心膂者也舉皆不安于位百司庶府之官資之以建立政事者也亦皆不安于職商賈不安于市行旅不安于途士卒不安于伍庶民不安于業承平之世豈宜有此究其所以蓋緣陛下委聽斷于汪直之一人而汪直者轉寄耳目于羣小汪直之失雖為未甚而羣小之中其奸謀足以顛倒是非其巧佞足以蠱惑人心如韋瑛者自言親承密旨得專予奪之柄

自謂百官進退盡在掌握之中擅作威福虛張聲勢其間同惡相濟如王英者則以附已而薦之稍存公論有所諫正者則以異已而黜之如狼虎肆無忌憚原其立心惟知希求進用以為一身之榮不知傷害善良虧損聖德之累陛下若為防微杜漸不得不然則前數年間何以帖然無事往者曹欽之反皆由遂杲生事有以激之人所共知可為明鑒昔唐太宗當天_{國體大為}下甫定之後骨肉相殘羣雄側目嫌疑之際宜乎過慎也而乃從魏徵仁義之言拒封德彝刑罰之說遂至海內殷富斗米三

錢外戶不閉幾于刑錯太宗曰封德彝成謂羣臣曰此魏徵行仁義之效也恨不令封德彝見之夫德修而民自化法急而民愈亂攷之前史歷_口可驗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國家積德百有餘年深仁厚澤浹洽人心四方萬國莫不歸戴陛下為守文令主嚴刑峻法誠非所宜况今天鳴地震無處無之水旱災傷日盛一日省躬念咎弭災息患之道莫先于恤刑獄莫要于安人心而乃反此所為使人_口嗟怨感傷和氣一旦有警變且莫測腹

心之患可不惧乎可不慮乎伏願皇上體天地之包容勿察_口于事情遵祖宗之成憲勿屑_口于改易旨意必經于六科防將來之假冒奏訴必由于通政杜濫受于_他門責政事于府部而嚴課功覈寔之權付刑獄于法司而申三覆五奏之令收回伺察之人誅逐奸邪之輩其有謀逆奸細并貪贓壞法重情恣依舊規委任歷練老成之人管理如此則諛言不入于耳自足以怡情而養神苛政不加于下自足以安邦而定國延聖壽于萬年保皇圖于不拔其端皆在于此不然此風日長眾口

嗷亡國之安危未可知矣臣等荷陛下生成之德寘諸
宥密之地一念愛君之心拳々朝夕有所聞見豈容緘
默謹條陳大略具題以聞伏候聖斷即賜施行則宗社
幸甚天下幸甚臣等俯伏俟命一舊設行事人員專一
緝訪謀反妖言強盜人命及盜倉庫錢糧等項大事
今西廠却專尋搜細故凡街市鬪毆罵詈爭雞縱犬
及一時躲避不及者或加捶楚或煩瀆聖聽置于重法以
致在城軍民驚皇不安一官職有犯緝訪得出請旨拏送
經該衙門招問明白有罪者奏請發落供明者請旨還職

係是定制今聞西廠將廣西勘事郎中武清自通州聽
選方面官劉福自歇家俱拿到廠監禁數日輒又釋放
且武清係五品官劉福係正三品官擅拏擅放恣意所
為紊亂朝政莫大于此一官員犯罪追贓者法司自有
成規今西廠擅自封兵部武選司門以後遇官員有犯
正身未曾問招先將本家門封閉或黃夜越牆進入搜
檢財物或將命婦剥去衣服用刑辱打被害之家有同
抄劄以致各衙門大小官員驚惶不安若從此不止日
後或有奸人強盜假名害人者真偽何由而辨一京營

管軍頭目俱係朝廷托以重寄之人其公私勤惰朝廷自有賞罰今聞西廠不論有無事情一槩令人跟緝鈐束以致各懷危疑不安一各處鎮守總兵官乃一方安危所係既被選用當任之無疑待之從厚其或有事不得不差人體訪事畢即已今聞西廠各處差人採聽事情彼一聞之無不慮恐惠及退縮自保誤事非輕一各布政司多有王府所在今西廠差校尉分投去彼行事不但官司驚疑各王府亦未免自危事生不測天順年間曾差校尉各處行事皇上即位之初即已革去後三

四年尚有假充校尉詐錢害人者此明驗也不可不懲一河道係兩京各處錢糧貨物徑由之路要在通行不宜阻滯今聞西廠官校分布沿河一帶遇有船到即加盤問間有公差官員被其搜檢以致往來客商軍民人等聞風驚疑有未起程停止不來者有在中途寄放回還者似此貨物不通將來京師公私費用何以仰給抑恐奸盜假此搜船劫人卒難禁止一朝廷威福不可下移自立西廠之後太監汪直每日外出跟隨之人數多但遇官員人等無不喝令下馬雖大臣亦謹迴避如

兵部尚書項忠當早朝鼓響伺候之時汪直令校尉就左掖門下呼叫項忠不待朝罷被校尉擁逼而去其欺凌大臣如此至于法司郎中御史等官每遇吊查文卷俱要親賚赴廠竟日伺候不得一見又如東西兩長安門牌上用黃紙帖寫太監汪傳奉聖旨不書其名滿朝官員見者無不驚駭一百戶韋瑛係無籍小人累投勢要不肯容留從征僥倖得陞前職自黃緣投西廠行事之後發人事情言多失寔又引進譎詐小人王英結為心腹專一訐人陰私以固信任凡前項拿人放人擅封

門戶搜檢家財凌辱婦女驚動人心紊亂朝政等項俱係二人所為一臣等切詳此等事情非惟與治體相關又與天道災異相關何也去歲七月以後有妖物出自西北逸城傷人當時人言必有應驗及妖怪方息遂立西廠驚駭人心一如妖物害人之時由此觀之天道預先示戒不可不慮今太監汪直年幼未諳世事止憑韋瑛等主使呈報中間固有一二似為禁革奸弊奈非祖宗舊制所革未多其失人心則已甚矣中外騷然安能保其無意外不測之變若不早為除革一旦禍興卒難

消弭伏望皇上斷自宸衷革去西殿罷黜汪直閑住以全其身將韋瑛王英孥送法司會同錦衣衛推問明白治以重身罪如此則人心可安天意可回矣

論太學疏 李贄

竊謂太學者天下貢士所萃乃育賢成材之地故天下之士所以賢所以才胥此焉出所以盛所以衰胥此焉係然則生民之休戚風俗之美惡國家之安危豈不皆關于此哉洪惟太祖高皇帝聖神文武平定天下定鼎金陵首崇是道方是之時宮殿城池未盡完也百府諸

司未盡創也佛寺僧道未盡舉也乃建太學于國宏其規模極其壯麗凡所以教士之法戒士之條居士之所養士之具無不詳審周密完備又慮表率之職寔難其人務選天下學明行修德尊望重海內所向慕士大夫所依歸足以師表一代名蓋一時者然後命為祭酒崇以師道以振文風以增士氣其愛諸生如慈母之顧嬰兒貴之若席上之珍恩惠極隆無以加尚于是天下之士入太學者居無不正習無不端衣無不具食無不足無饑寒之亂心無邪僻之墮行其所事者治禮義明人

倫窮修己治人之方務致君澤民之術故當時賢才俊傑之士濟上輩出布列中外大綱一正萬目畢張自古太平之盛未能或之先也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其斯之謂與永樂初年駕臨北京大學之設曰元之舊凡百規制未暇增新洪熙宣德以來因仍未舉至其教戒居養之道頽然廢弛不逞介意師儒之職率皆庸常學行荒疏無從矜式雖有遺規不遏承虛名為文具踵曰循應故事而已于是天下之士入太學者蔑教戒之嚴無居養之正置禮義為外物輕廉恥如錙銖雜處于軍

民之家渾住于營巷之地與市井之人為伍與無籍之徒相接同其室而共其食啖其夫而私其婦易君子之操為鄙夫之行政士夫之節為穿窬之心所習如此一旦居官不過志于富貴而已尚何望其尊主庇民建功立業乎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居處所致無怪其然也嗚乎天下之士修之于庠序而壞之于太學賈誼所謂可為太息者也今陛下春秋鼎盛績成大統凡一舉錯不可不慎舉所當舉則天下之人莫不懽心舉所當錯則天下之人莫不解體可不慎歟我國家建都北京以

來有廢弛而不舉者有創新而不措者所廢弛者莫甚于太學所創新者莫多于佛寺舉措如是臣以為舛矣然成事不說廢者當舉若重修太學雖極壯麗不遇佛寺一所之費况佛寺無益于朝廷而太學寔關於治體伏願皇上興廢舉墜乞勅該部計料興工一新太學作養秀才重選師儒厚加眷注果能此道將見數年之後賢才濟、文風大振生民于是乎安天下于是乎治我太祖養賢及民之效復見于今日太平之盛不期自至而國家社稷永享無窮之福矣臣性質凡陋無所知識

偶有所見豈敢隱默冒干天聽不勝惶汗之至

考正孔廟從祀疏

程敏政

臣聞古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為重所以崇德報功而垂世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于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于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然欲勸一時範一方而不敢輕議焉况先師孔子有功德于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則其廟庭之間侑食之人豈可苟焉而已必得文與行兼名與寔副有功于聖門而無疵于公議者庶足以稱崇德報功之意若侑食者

非其人則豈惟先師臨之神不願歆將使典模範者莫知所教為弟子者莫知所學世教不明人心不淑通于天下而施及後世其為關係豈特一時一方之可比哉邇者言官欲出文廟從祀諸賢之有罪者詔禮部集議臣愚亦在預議之列疑其所言尚有未盡而議者相持憚于改作臣考之于書揆之于心不敢妄為異同謹畫一條陳上瀆聖覽伏乞皇上丕顯文謨主張斯道仍下禮部通行集議采而行之一洗前代相習之陋永為百世可遵之典使世教有興起之益人心得趨向之公其

于治道未為無補謹具奏聞

一唐貞觀三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蓋當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于舊註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為專門訓詁之學為得聖道之傳而併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否而釐正于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騭之召為秘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為梁冀草奏

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龔為正直所羞即是觀之則眾醜備于一身五經為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為經師使侑坐于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為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為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為郎不修小節專一附會圖讖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為清談所註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為王何之罪深于桀紂何

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詩書班之于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為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惧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為博士毀武于朝及子賓客為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則又造謝不慙先儒謂聖禮家之宗而身為賍吏子為賊徒可為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為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母丘儉起兵討賊肅又為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已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

其大節亦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饋遺洛中貴要紹人曰惧其為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曰斫癭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其于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為無功臣竊以為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于春秋伏勝孔安國之于書毛萇之于詩高堂生之于儀禮後蒼之于禮記杜子春之于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下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

從祀可也若融苛又不遇訓詁此九人所傳者耳況其書行于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教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于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于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墨怪妄之迹將自甘于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于鄭眾盧植鄭元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

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若五人者得預從事禮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禡爵罷祀鄭眾盧植鄭元服虔范甯五人各祀于其鄉後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傳于世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事禮則偽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

一孔子弟子見于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

書出于孔氏當得其寔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蘧瑗林放申枨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殆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註疏申枨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封臨川侯在西廡重複無稽一至于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蠱螫而孔稱瑗為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註疏朱子集註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為字畫相近之誤如生枨生黨者但不可考耳臣愚以為申枨申黨

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蘧瑗林放五人既不載于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于衛祀放于魯或附祭于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其名寔相符而不舛于禮也

一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正副楊砥建議請黜楊雄進董仲舒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苟况楊雄寔相伯仲而况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子思孟子為亂天下以子張子夏子游為

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楊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併黜况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為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為僭經而不得比于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于通哉正曰其言之粹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

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于河汾師道之立出于魏晉佛老之儒迨今人以為盛則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為闕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甚詳大約以為少著述而不得比于濂洛云爾臣亦請斷之以程氏之說程子看詳學記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

為百世之法臣以為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于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于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于宣聖之廟其為缺典甚矣况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為首若謂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于教于學者歿則為樂祖祭于瞽宗鄉先生沒則祭于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列祀于學宮最得禮意

一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

致心孔廟

後祀疏心傳贊之補與諸弟子之所以為

也哉若以為此乃論傳道之切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繼出于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臣恐諸賢于冥之中必有不安于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杞國公謚文裕孟

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于各處廟學如鄉賢祠之制別立一祠中祀啓聖王以祀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况程子之父大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于屬椽之中薦以自代而又使二子從游朱子之父韋齋先生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沒之時以朱子託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

一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為教與諸弟子之所以為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于上父坐于下豈禮也哉若以為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于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臣恐諸賢于冥、之中必有不安于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祀國公謚文裕孟

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于各處廟學如鄉賢祠之制別立一祠中祀啓聖王以祀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况程子之父大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于屬椽之中薦以自代而又使二子從游朱子之父韋齋先生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沒之時以朱子託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

居于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祠于閩其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啓聖王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關必先明倫之義不為虛文矣

